

人生而自由

——盧梭《民約論》導讀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助理教授
傅子耕

《民約論》（*Social Contract*），或譯《社會契約論》，全名《社會契約論或政治權利原則》（*Du contrat social ou Principes du droit politique*），本文簡稱「社約論」，1762年出版，作者讓·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讓·雅克·盧梭是一位耳熟能詳的思想家，在學術上討論他的著作與思想時，多半以「盧梭」（Rousseau）稱之，但有時學者在討論他的人格發展過程時，可能會換以「讓·雅克」（Jean-Jacques）來稱呼一位未成熟的盧梭。

做為盧梭的傳世著作，《社約論》對法國大革命（1776）和美國獨立人權宣言（1789）奠定思想基礎。此書對政治理論制度及不平等的關注是當今公民社會的公民相當在意的主題之一。在當今的公民而言，不必看過《社約論》，也會看過不平等的社會制度與社會現狀。

盧梭的一生就是好萊塢級的劇本

雖然盧梭思想在政治思想史上舉足輕重，但是他的才能並不限於此。盧梭多才多藝，更是自學的先驅，在音樂領域中，他的歌劇劇作《鄉村中的占卜師》（*Le devin du village*）大獲成功，不僅在楓丹白露宮（Château de Fontainebleau）首演，更被當時的法國國王所賞識。做為作曲家，盧梭在音樂之路上雖不順遂，但也算是為後世做了不可否認的貢獻。值得一提的是，盧梭在1761所出版的《新愛洛伊絲》（*Juile or the New Heloise*）或許是該世紀最暢銷的小說。因此，嘗試理解盧梭的生命歷程不失為接近其思想的好方法。

由於《社約論》是盧梭精煉過自身思想的論文代表作之一，且是一本政治哲學論文，閱讀直譯的中文版本很艱澀，甚至可能連書中用字都不容易掌握。因此可以先閱讀哲學百科全書中的詞條介紹，例如網址為 <https://www.iep.utm.edu> 的《線上哲學百科全書》（Internet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簡稱 IEP）與網址為 <https://plato.stanford.edu> 的《史丹佛哲學百科全書》（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簡稱 SEP）中的相關詞條。

自 1762 年以來，對盧梭著作與思想的討論不計其數，相關書籍、理論、思想的導讀與延伸，以及各方心得也不計其數。可以先試試一些導讀文，像收錄在徐百齊譯，臺灣商務印書館於 2000 年出版的《社約論》中，由沈清松撰寫的〈導讀〉。

但是，不管怎麼切入盧梭思想，在真正開始閱讀之前，以下幾個參考點可以做為閱讀指引。一是從風景下手，二是從運動下手，三是從私生活下手。盧梭的一生就是好萊塢級的劇本，或許可以說，其實他自己也主導了這部人生戲劇，因此，從私生活下手或許可以比較容易親近該著作，這可以閱讀柯婁德·馬佐希科（Claude Mazauric）著，郭維雄譯的《二十歲的盧梭：對自由的激烈渴望》（*Jean-Jacques Rousseau à 20 ans*）（臺北：商周，2013）做為參考書。值得注意的是，閱讀時會察覺到當中有許多不熟悉的地名，因此，可以搭配瑞士、法國的相關旅遊書一起閱讀，這便是所謂的從風景下手之一。至於從風景下手之二，可以閱讀袁筱一譯的《一個孤獨漫步者的遐想》（*Les*

reveries du promeneur solitaire）（新北：自由之丘，2017）做為起點，這是最適合做為閱讀盧梭思想的第一本原著翻譯。

人類之間不平等的起源為何？

盧梭思想的全貌有沒有大方向式的理解方式呢？在《形上史論》中，譚家哲寫道：「構成盧梭之主要哲學著作主要有四：《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愛彌兒》、《社會契約論》及《孤獨漫步者之遐想》。其他與哲學有關之作品，基本上是環繞此四個方向的。」

盧梭參加第戎學院（Académie de Dijon）第一次徵文得獎而成名。在第二次徵文時，盧梭的論文雖未得獎，但亦出版，是為《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Discours sur l'origine et les fondements de l'inégalité parmi les hommes*，簡稱《二論》）。在《二論》當中，盧梭所關注的議題是「人類之間不平等的起源為何？它是否由自然法所授權的呢？」可謂是《社約論》的前身。

1762 年，越來越火紅的盧梭接續出版了《愛彌兒》（*Émile, ou De l'éducation*）與《社約論》。《愛彌兒》關心教育與人類的本質，被盧梭視為是自己最好且最重要的著作。他提倡「健行」做為運動，這一點跟當今圍阿爾卑斯山脈的人類生活與教育型態是很靠近的，歐洲很多國家的國民都很愛在冬天滑雪、夏季健行，盧梭這位「日內瓦共和國公民」也走了很多路，去了很多地方，但他或許是因為得利於因懷才不遇而不得不進行的早年遷徙，才會大力推廣這項運動。然

而，今法國、瑞士、奧地利的孩童教育，健行與戶外教學的確相當具分量。

盧梭在《愛彌兒》中描述了一套教育系統，這套系統可讓他在《社約論》中設定的所謂「自然人」（natural man）在腐化的社會中生存。盧梭在書中利用愛彌兒和教師之間的關係，描繪一個理想的公民要如何能夠「被教育」。此書雖然是小說體，但讀起來並不輕鬆。關心教育議題者可以從閱讀《愛彌兒》切入盧梭思想。其實，這本被視為當代法國式教養起源的經典在當時的巴黎是一本禁書，盧梭甚至因此流亡。書中的「一個薩瓦牧師的信仰自白」（The Conession of Faith of Savoyard Vicar）一章導致此書被巴黎當局所禁。然而，撇除爭議性章節，以現今的哲學方法論看待，《愛彌兒》設想的可說是一個相當完整的思想實驗（thought experiment）。「想一想，假如您有一個孩子，他／她應該怎麼樣被教養，您又應該怎麼去教養呢？」盧梭嘗試談論教育及「人」的本質，因此《愛彌兒》可以列為理解盧梭思想的第二本原著。盧梭有沒有孩子呢？「有，送到孤兒院去了。」

以適當的教育與公正的社會條款培力個人

盧梭《社約論》的主張是以什麼做為起點建構出來的呢？盧梭在他的思想中如何分析「好政府」與「好人民」之間的關係？「好政府」的工作是什麼？他對於「社會」的概念又要怎麼理解呢？

盧梭理論首先考慮的是人類所處的「自然狀態」（state of na-

ture)。讀者或許會很聰明地馬上提問：「所謂『自然狀態』是個什麼樣的狀態呢？」簡答是：「我們不會知道。」但是，假如有一個所謂的「自然狀態」，而且有一位身處自然狀態的人類，請問，這位仁兄的本性如何呢？進一步問，在這個自然狀態下，讀者認為人類是處在戰爭狀態還是平和狀態呢？再進一步問，請問這位仁兄所處自然狀態是怎麼跨入「非自然狀態」呢？盧梭以回答與回應這些問題為起點建構《社約論》。

「好人民」的原初狀態是「自然狀態」中的「自然人」。盧梭認為自然人的本性是「好的」，而且自然人是尋求生理滿足的。社會化的歷程所造成的競爭與自利心理會讓人類的好的本性因社會化而腐化，進而導致不平等。所以，好政府的工作有二，第一要遠離個人，讓他「獨自」；第二要為了一個穩定「社會」，透過適當的教育與公正的社會條款來培力（empower）個人。

盧梭的對於社會的觀點有二，一是「政府」社會層次，一是「公民」社會層次。後者是盧梭最在意的，他認為人們事實上是在公民社會層次居住與互動，並且完成個人的追求，而非政府社會層次，政府則應該盡可能地待在公民社會層次之外。在現代政治思想上，盧梭的這種觀點被稱為「自由主義」（libertarianism）。

我們有義務僅遵從法定的權力

自然人集合起來之後，人類群會變成什麼樣子呢？答案是成為

「公民」（citizen）。

早在盧梭之前，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就有關於自然狀態觀念的說法，認為自然狀態中的人們所處的是「戰爭狀態」。所以，自然人之間是透過社會契約約定讓彼此形成「政治社群」（公民社會）來確保自身安全，而這個社群就是「主權者」（sovereign）。但是盧梭的想法不一樣，他認為自然狀態中的人們不是戰爭狀態。在自然狀態中，自然人是「自由」的，但是他們會面臨各種生存阻礙，當他們所遭遇的自然生存阻礙大到一個頂點，而演變成難以承受時，他們就得改變，進而集合起來，形成新的力量，克服生存障礙。假如不結盟起來克服生存阻礙，人類便會滅亡。

但是，不管進入公民社會前的自然狀態是哪一種，相互結盟所憑藉的就是「契約」。盧梭認為，結盟時，每個人都會將自己置於這個新的集合體之下，每一位「個人」都與這個新的集合體產生「契約關係」，而集合體中的所有契約對於個人都是平等的。新的集合體被賦予主權者的角色，這個主權者代表的是「公共意志」（general will），也就是是這個狀態下的「合法權利」（legitimacy），參與集合體的個人便是公民。因此，主權者與公民間的關係是一種契約關係。盧梭直言：

我們得承認，武力不會創造權利，我們有義務僅遵從法定的權力。

Let us then admit that force does not create right, and that we are obliged to obey only legitimate powers, which is to say, the ability to coerce is not a legitimate power.

在這樣的社會之下，社會的建立依賴的就是「契約」這個概念。

真正的主權是公共意志形成的

盧梭認為，在自然狀態中，自然人是「自由」的，但是他在《社會契約論》中卻開門見山地說：

人生而自由，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

Man is born free, but everywhere he is in chains.

這不是自我矛盾嗎？盧梭的「自由」到底是什麼意思？

這有二層意思。第一層是說自然人處在自然狀態中是「自由的」，亦即「生」而自由；第二層是說，社會化蘊含著已進入了某種契約關係，在享受公共力保護的同時仍要能如同在自然狀態下一樣自由，就要利用「公共意志」這個觀念來調和，也就是說，公民體的集體意志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真正的主權不是簡單地透過武力所形成的，而是公共意志。主權者會有適度的權威凌駕個人意志或個別群體的集體意志，但是，這種干預只能在對社會有益時出現。

那麼，公民的自由與平等在這個狀況下要如何理解呢？

強迫得自由

在《社約論》中，國家（state）是如何形成的？又該「長成」怎麼樣才好呢？

盧梭認為一個國家只有在它是由其成員所形成公共意志所引導時才是合法的。個人自由與國家的權威（authority）之調節是必要的，因為人類社會已經演化到一個無法不受他人協助而自給自足的狀態，而必須與他人進行合作。「人生而自由，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盧梭認為他的理論可以讓這個「枷鎖」成為一個合法的枷鎖，人們服從這個合法的國家，而且，人們在當中必須是「強迫得自由」（be forced to be free）。不過，這個「自由」跟「人生而自由」的「自由」略有不同。

他認為人口規模跟政府結構之間有關連性。在他心中，最適當的規模是像日內瓦那樣的共和國。不過，日內瓦僅是他心目中民主主權模式的理想典型，因而是早於盧梭時代二百年的日內瓦。

自然人是沒有道德觀念的

盧梭認為人類的本性是好的，高貴野蠻人（noble savage）沒有人類在公民社會中會有的惡習，這是否意味人類在自然狀態中是善的而在公民狀態中是惡的？或者他認為人類應該要回歸到自然狀態？

對於盧梭的評論或者是他同世代的人，像是伏爾泰（Voltaire，原名 François-Marie Arouet，1694-1778）常常又如此誤會盧梭的看法。其實，盧梭認為自然人是沒有道德觀念的生物（amoral creature），沒有什麼品德高尚（virtuous）還是品德不端（vicious）可言。但是，人類一旦離開自然狀態，即能夠享有更高形式的善（goodness）及道德的善（moral goodness）。自然狀態是一個抽象的理論假設，這樣的假設並不申稱，人應該得要回到自然狀態，遑論人類在自然狀態中是善或惡了。

不過，「善」與「好」的英文都是 good，「惡」與「壞」的英文都是 bad，我們如何在理解這些用法呢？

搭配閱讀盧梭其他著作來理解《社約論》

或言盧梭的政府與代議制度是不是根本不合時宜。他在《社約論》第三卷第十五章討論代議制，拒絕「代議制的政府」，而當代民主政體中的代議制度已行之有年，對於大型國家來說，代議制更是必備的政治制度。但是，日內瓦是到十九世紀才加入瑞士邦聯，成為今日眾所皆知的「日內瓦邦」。在盧梭的時代，日內瓦並非一座城市，也還未是一個邦，而是位在法國與瑞士邦聯之間的「日內瓦共和國」，更早之前的日內瓦被盧梭視為其政治理論制度的理想模型。

盧梭的《社約論》並非神來一筆，其實，在《社約論》之前，盧梭已經在其他著作中闡述該理論所需的基本觀念。因此，可以搭配閱

讀盧梭的其他著作來理解《社約論》及其政治哲學，試著對盧梭思想有一整體性的理解。

